

契丹民族及其早期的歷史發展



王明蓀

文獻中「契丹」最早出現在《魏書·契丹傳》：「契丹國，在庫莫奚東，異種類，俱竄於松漠之間」。但這裡還看不出它的族源，祇知與庫莫奚有關。奚族為「東部宇文之別種」，東部宇文為南匈奴的遠屬；語言、髮服與鮮卑異，但長處於東部鮮卑之中，早已融入鮮卑族群。奚與出自匈奴的宇文部是「別種」，不妨解讀為同為鮮卑族群，而非為匈奴同種，契丹與奚的「異種同類」，則也是同為鮮卑族類，但不為奚的同種。如此，奚與契丹在族源上總的說法都屬於鮮卑。

文獻中關於契丹族的起源

從《魏書》以後，許多史書都承襲這種說法，《契丹傳》中說與庫莫奚是「異種而同類」，說東胡種幾乎是說鮮卑，因東胡為匈奴破滅後，主要的兩支為鮮卑、烏桓，在《後漢書》的《烏桓鮮卑列傳》中有所記

載。《周書·異域上》裡只記庫莫奚，說是「鮮卑之別種也」，奚則是鮮卑族群，故而後來《新五代史·四夷附錄第一》中，就說契丹「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」，又以契丹「得鮮卑之故地，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」。後來元代修《遼史》，雖說契

丹先世族源來自東胡鮮卑，同時免不了要說始祖仍為炎黃子孫。

契丹在《遼史·世表》中記為炎帝後裔葛烏菟，後為冒頓可汗所破，保鮮卑山而成鮮卑族，而後又為慕容燕所破，析分鮮卑為宇文、庫莫奚、契丹三族。《遼史》的說法聲明

是以《周書》為本，《周書·文帝紀上》，載宇文鮮卑出自炎帝神農，為黃帝所攻滅，其子孫走遼於朔野，後有葛烏菟為鮮卑之主。炎黃子孫往往成為北方民族的先世祖源，

由於宇文鮮卑在史書中曾記載說是南匈奴之後，於是就有契丹為匈奴族的說法，如《舊五代史·外國列傳第一》中載：「契丹者，古匈奴之種也」，而宋人編的《宋會要·蕃

夷一》中也說：「契丹，匈奴之種也」。《舊唐書·北狄傳》以奚族「蓋匈奴之別種也」，但對於契丹族源並未記載，只說與奚族同居處於鮮卑故地，這說法較為保守些。匈奴宇文氏初為東部鮮卑族的統治階層，因長期融入鮮卑族群，也自號稱為鮮卑，契丹與奚都在當時東部鮮卑集團中，將宇文鮮卑看成匈奴之種，大概的原因在此。

青牛、白馬的傳說

在南宋人葉隆禮編寫的《契丹國志》前有《初興本末》一文，記載契丹族的傳說：相傳古時有男子乘白馬沿土河而下，又有女子乘灰牛所駕的小車沿潢河而來，二人在兩河匯流的木葉山地方相遇結為夫妻，是為契丹的始祖，後來生下八子，分別形成八個部落。始祖與八子在木葉山立像供後世祭祀。

民族的傳說故事或神話有其一定的意義，契丹人傳說始祖起源於兩河交匯的木葉山，是契丹族興起的生聚地，所以在《遼史·地理志一》中記



《魏書·契丹傳》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虎獸咬鬥紋飾牌 西元前八~前三世紀 一級文物 鄂爾多斯博物館藏

載「永州」，說其地有木葉山，「上建契丹始祖廟，奇首可汗在南廟，可敦在北廟，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」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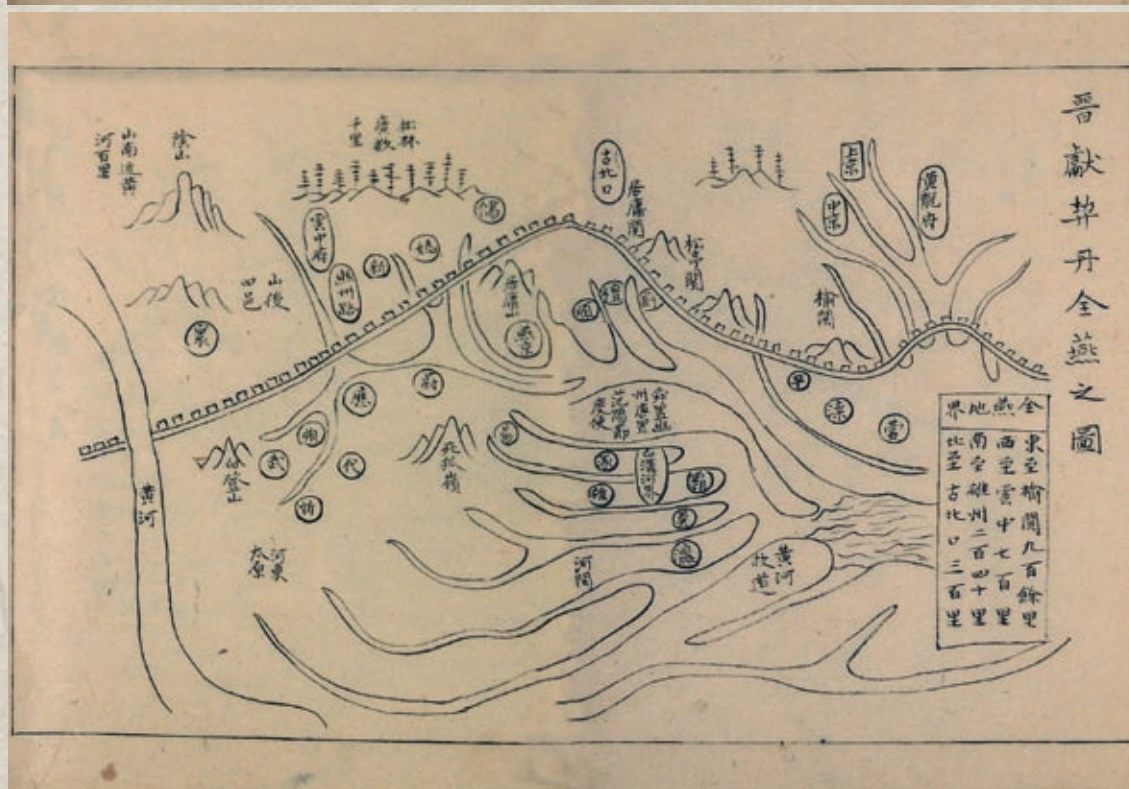
鹿角步搖冠 西元一~三世紀 一級文物 內蒙古博物院藏

又接著記載了神人乘白馬、天女駕青牛車相會至木葉山，配偶生八子的故事。
以遼代後來的祭山、始祖廟等禮俗來看，這個灰(青)牛、白馬的傳說是契丹族所信奉的傳統，始祖興起的地方加以美化，頗有浪漫的情懷與嚮往之思，並不一定要當作史實來看，例如說土河(老哈河)、潢河(西喇木侖河)交匯之處，並無高大

山嶺，何能有木葉山？契丹語「木葉」的意思是「大」，也就是大山，或許是連綿較長的山嶺。大概是兩河近合流處的山陵，地理上屬於遼代的永州(內蒙古翁牛特旗境)之地，所以說木葉山、始祖廟等在永州，是大致的地望所在。

關於「契丹」一詞的原意

契丹族在中國歷史上曾建立了遼



《契丹國志》舊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《契丹國志》，秘書丞葉隆禮奉詔撰，共二十七卷，南宋孝宗淳熙七年(1180)三月進呈。是記載遼代史事的重要史料。清代史學家認為此書參照了《資治通鑑》和李燾《長編》、《四夷附錄》、《諸蕃記》、《松漢記聞》、《燕北雜記》等書而成。此書附有《契丹地理之圖》和《晉獻契丹全燕之圖》，前者呈現了契丹最初疆域(含渤海國和燕雲十六州)的全貌，後者則呈現後晉天福二年(938)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燕雲十六州的位置。按，燕雲十六州，即幽、順、儒、檀、薊、涿、瀛、莫、新、媯、武、蔚、應、寰、朔和雲州。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割讓，使得北方部族得以輕易的通過燕山山脈的屏障，而居高臨下，直至明朝才恢復對此地區的控制。一周維強配圖及撰圖說



白瓷人首魚龍壺 遼代 一級文物 內蒙古博物院藏

年代，大約是唐玄宗時期，雖然較漢文史書譯音的「契丹」一詞要晚四百年左右，但突厥語所稱呼的「契丹」，可表示出在北方草原民族間所指稱的一致性。

在契丹文字刻寫的碑文中，始終用契丹來稱號，未見有用「遼」字的契丹文，如稱「大中央哈喇契丹國」（永寧郡公主墓誌）、「哈喇契



雁紋鏤空金飾牌 西元前八~前三世紀 一級文物 寧城縣博物館藏

丹國」（蕭忠孝墓誌）、「大中央契丹國」（耶律習涅墓誌銘）、「大契丹哈喇國」（耶律昌允墓誌銘）等。可見契丹人建國後始終以契丹文自稱。

為契丹國，或哈喇契丹，故當遼朝滅亡後，耶律大石往中亞復國，仍自稱為「哈喇契丹」，正是本其原來的國稱。



臥馬形金飾牌 西元前八~前三世紀 一級文物 寧城縣博物館藏

朝，以遼為國號是在建國後的第二代皇帝太宗耶律德光時。當太宗時與南方中原地區の後晉出帝石重貴作戰，契丹滅了後晉，進入後晉都城大梁（河南開封），改國號為「大遼」，於是先前建立的大契丹國就成為遼國，後來國號又曾改稱為契丹、遼等，因此這二個國號雖有所改稱，但所指相同。

「契丹」的名稱在建立「遼」朝以前已然出現，史書中正式稱「契丹」的早在《晉書》中就有數次，如《慕容盛載記》記征伐「高句驪、契丹」即是，當時約當西元四〇〇年左右。在石刻史料裡，《滿州金石志稿》中有北魏景明三年（五〇二）的《慰喻契丹使韓貞等造窟題記》，是最早的實物史料。

碑刻的實物史料也出現在同為北方民族的突厥碑文中，根據耿世民《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》，收集碑文多種，其中有《噉欲谷碑》、《闕特勤碑》、《毗伽可汗碑》，都記載了契丹對譯的 qitan 或 qitan 一詞，這些碑石刻文約在西元八世紀的二、三十

西遼河流域的生態環境，在古植物學孢粉的研究與氣象學、地質學的研究也呈現出一致的結果，距今約八千年至五千年前，氣候較溫暖濕潤，有著夏綠闊葉林的分佈，湖沼發達，泥炭沈積，土質適於農耕。此後則闊葉林漸少，針葉混雜林漸增，到距今三千年左右，氣候有明顯地變化，產生森林草原區的形成，以至於

沙地草原的出現。這種變化的情形除去全球性氣候的轉變外，也與過渡開墾有關。乾冷的氣候與沙化自然支配了當地的生活，故而歷史上所見的北方民族在記載中幾乎都是游牧民族，就是這種生態環境中生活的民族。大約到七世紀左右，西遼河流域又有暖濕期來臨，農業生活的可能性增高，契丹民族也正是在這時期裡逐漸興



摩揭形鎏金提梁銀壺 唐代 一級文物 內蒙古博物院藏

起，但後來到十一世紀又漸轉為乾冷的氣候，加上草原的持續開發，如移民農耕、建城鎮、築牆堡等，使得西遼河地區的生態環境又有所轉變，乾冷與沙化逐漸再度登臨於草原。

北齊、突厥南北夾擊 契丹重創

《遼史》記載以契丹的始祖為奇首可汗，從此以後繁衍成契丹各部族，所謂的「古八部」是其源。在東晉建元二年（三四四），前燕慕容皝攻滅宇文部，殘餘各部散走，契丹與奚「俱竄於松漠之間」，這也可能就是傳說中的奇首可汗時期。而在檀石槐之後，鮮卑又曾出現過軻比能聯盟，但也在魏青龍（二三三—二三七）中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，餘部有往奔潢水之南，黃龍之北，到元魏時，遂自稱為契丹（參見《新唐書·契丹傳》），在地理上正是內蒙的兩河流域，豈不也可以看作是奇首可汗時期？奇首可汗生出的「古八部」情形並不清楚，但這八部的名稱在各史書的記載卻不盡相同，且就以



人面紋飾牌 西元一—三世紀 一級文物 通遼市博物館藏

說都有一定的根據，但也都未取得共識，至今仍不能確切地了解到底含意是什麼？只有待往後的繼續研究了。

契丹的國號曾用過「遼」，它的意思也有不同的解讀，有說是「鑕鐵」之意，取鋼銳如精鐵而來，引申為銳利的刀劍。有說是因遼水而來，指契丹興起之地在遼水，遼水上游即西喇木侖河與老哈河，合流後成西遼河。

契丹族的發源地——內蒙的兩河流域

契丹先世興起的地方在西喇木侖河與老哈河的兩河流域，通常也稱之為西遼河流域，往東南延伸稱為遼河，迤邐入海。在內蒙兩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時，氣候較為溫暖、潮濕，並非今日所見的乾旱寒冷，土壤適於農耕、漁獵，可以定居生活，並不原來就是草原沙地，要以畜牧、游獵為生。林木草地湖泊較為廣被，因而有森林、湖泊動物可供獵取，也適宜定居的農業生活。

到青銅器時代，距今約五千年

至三千年左右，有老哈河流域的「夏家店文化」可做為例子。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，石質與骨質的生產工具以農具為多，漁獵工具其次，石鋤、石鏟佔了大宗。房址發現也多，半地穴型、地上型都有，甚至有連串的石築小城堡式建築，是較明顯的防禦性措施，這些都是定居農業文明的特徵。但是到稍後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時，又有不同的明顯特徵發現，除陶器的粗陋、量少外，不見鋤、鏟等基本的農具，有割取性的石刀，攻擊性的錘斧，農業生產工具明顯地大量衰退、消失。動物骨骼中新發現未曾見過的馬，應該是移動、游牧所需的工具。看來這時期是農業生活漸發生轉變的時期，或許游牧生活開始取代了農業生活就發生在這個時期裡，在歷史時間上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。到唐代時，暖濕氣候的來臨，又奠定了農業可發展的基礎，而契丹民族也興起於這個時期。（以上參考張之桓，《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》，武弘麟、史培軍，〈全新世科爾沁沙地的環境變遷〉。）

漢文轉譯成「契丹」的原意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據中外學者的研究不下十餘種說法，諸如解釋為刀劍、領地、鑕鐵、奚人、寒冷、森林、力量、太陽、奚東、大中等等，這些解



契丹男、女俑 遼代 一級文物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



陶窖盧式鹿紋骨灰罐 遼代 一級文物 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館藏

《遼史》的記載列之於下：悉萬丹、何大何、伏弗郁、羽陵、日連、匹絜、黎、吐六于。這八部是以當時所知的部族名來總括，也不妨看做是契丹的核心部族，或者參加八部聯盟的各部。但這八部似乎還沒有強固的聯盟領袖，各部間也不互相統屬，各部自治而各自為政。集體的行動大約是

在征戰時，如《隋書·契丹傳》中說：「有征伐，則酋帥相與議之，與兵動衆，合符契」，就是這情形的寫照。

北魏時期，契丹各部包括庫莫奚都與北魏有朝貢關係，也有商品貿易，也有所謂「寇盜」情形，大體是北方民族與南方中原朝廷常見的模範式。當時契丹族在塞外受制於柔然及後來取代柔然而稱雄的突厥，東方則有高句麗的強鄰及靺鞨族勢力。南、北二方的強權對契丹的影響較大，如北魏登國三年（三八九）攻伐奚及契丹，兵鋒越過西喇木侖河，契丹受創頗重。太和三年（四七九），柔然侵襲契丹，當時酋長莫弗紇率部落車馬三千乘，人衆萬餘口南下，求北魏保護，受安置於白狼水（大凌河）東方，漸有安穩的生息發展。

契丹部衆發展漸有規模時，約當六世紀中，突厥已取代柔然的勢力而稱雄，契丹擊殺柔然部酋臣附於突厥，又侵攻邊塞，南方北齊文宣帝決意北伐，大破契丹，俘獲人、畜十餘萬，分別以州的名號安置。此後，

突厥也未放過契丹，欲置契丹於其役屬之下，於是大部分契丹人受迫而臣服，有部份族人東走依附高麗，部份族人南依於隋朝，所謂的古八部已衆散親離了。

與唐的關係時叛時服

在隋初時，契丹一度有興盛的契機，依附隋朝的部族先是在大凌河流域，似乎有較安穩的生活，雖然各部間有所相侵，由於隋朝的強勢得以控制局面。接著吸引了在高麗方面的契丹部族南來，又有背離突厥而來的大批部衆。隋朝不欲開罪突厥，又因契丹部族漸盛，於是將之北徙，契丹族人又回到西喇木侖河故鄉，分佈於兩河流域東西達五百里，南北有三百里，於是形成了十部聯盟。當時各部的兵力，少者千餘人，多者有三千之衆。一時契丹聯盟夾於南、北之間而頗有興起之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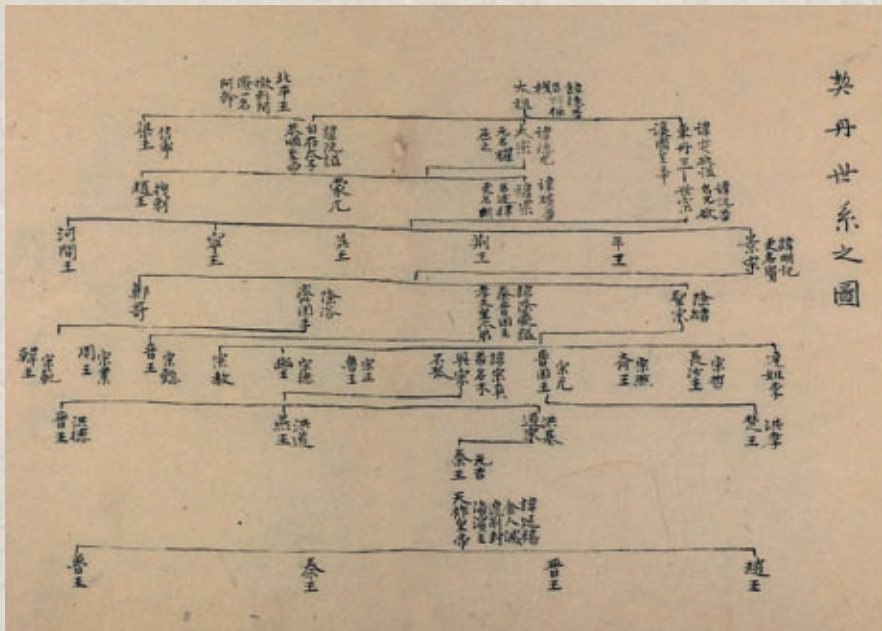
契丹聯盟初統合的形勢帶來南（隋）、北（突厥）雙方的不安，又因為侵擾營州（朝陽），攻殺突厥部酋，促成南、北二強的聯兵攻伐，

隋煬帝大業元年（六〇五），聯軍大破契丹，俘獲四萬口。此後，契丹中衰。直到唐初時，爲抵制突厥而拉攏契丹，於是契丹聯盟又再度有恢復的機會。

唐初契丹族組成大賀氏聯盟，酋長咄羅來唐朝貢，別部酋長孫敖曹也與靺鞨酋長同時附唐。貞觀二年（六二八），契丹酋長摩會正式背離突厥而附於唐，開展了契丹族歷史發展的新局面，也形成了二者之間長期的關係。

契丹首領內附，得到唐朝所賜的旗鼓，正式承認爲契丹之領袖，而後協助唐朝攻討薛延陀、高麗，很得唐朝的信任，由於雙方關係良好，又陸續有部族前來歸附。到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，大賀氏聯盟領袖窟哥來內附，唐朝賜姓李，封無極男，並以之爲松漠都督，聯盟各部則任命爲都督府下各州的刺史。唐朝又將來附的奚族聯盟領袖任命爲饒樂都督，各部爲州刺史。契丹與奚都納入了唐朝天可汗制度之中。

契丹與唐朝的關係並非始終如



《契丹國志·契丹世系之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監使來督收貢賦，但契丹也未放棄對唐朝的常年朝貢，因為朝貢的獲益高於所貢，《新唐書·契丹傳》說：「天子惡其外附回鶻，不復官爵渠長」，直到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，



八角形三彩碗 遼咸雍六年（1070） 二級文物 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藏

一，臣和、叛戰之間，仍以和平稱臣時間較長。經過數度攻討，唐朝因得到突厥兵援，以及奚族背叛襲攻，契丹終以兵敗而亡，餘眾則歸附突厥。契丹部份族人附突厥後，常侵擾唐

朝邊境，但也有部族仍歸附於唐朝。聯盟分裂，各部自尋所趨。由於唐朝的銳意經營，招撫羈縻的成功，玄宗開元四年（七一六），契丹領袖李活、奚族領袖李大酺終復內屬，唐朝一則仍任命二人為都督，又封李活為郡王，並嫁宗室女永樂公主為其妻，這是以後唐朝安撫契丹的政策與手段。

依違在唐與回鶻之間

從李失活以後，契丹領袖的大賀氏又繼立了幾位，不少是兄弟相繼，但也常有內訌與爭鬥。在這些契丹內訌爭鬥中，主要主導帥可突于，他是部族聯盟的軍事首長，因而能干預政權，可能是自李失活背離突厥而親唐之後，歷任都督都受唐朝籠絡，他則是較傾向於草原同文化圈的突厥，因之對於過於傾唐的政策有所不滿。可突于殺李邵固後，另立屈列為領袖而歸附了突厥，大賀氏聯盟到此結束。可突于與唐朝發生數次大戰，終而不支，為契丹別部帥李遇折所殺。自屈列開始為契丹遙輦氏聯

回鶻破散，契丹領袖屈成（耶瀾可汗）始再親唐稱臣，唐朝賜給了「奉國契丹之印」，可以說明這段時期的大概情形。

阻午可汗領導契丹臣附於回鶻還與安祿山有關，安祿山為邀功而毒殺契丹千餘人，契丹與奚族共同起兵反唐，雙方兵連不解。契丹與唐的間續戰事，雙方雖各有勝負，但契丹損失頗重，勢力也因之中衰，其投向回鶻也與此有莫大關係。

從部族聯盟到國家

唐代晚期，帝國處於藩鎮割據，對於塞外已無暇兼顧，而塞外草原自回鶻衰微後，也處於權力真空的狀態，契丹因之得以乘機崛起。契丹聯盟中迭刺部長期為軍事首長，勢力超越他部之上，在部族中的耶律氏世為夷離董（決獄官）。建立遼朝的太祖耶律阿保機，在「建國」之前曾出任「于越」之職，總攬軍國大事，《遼史》稱之為「當國」，即遙輦聯盟實際的軍國大權在其手中。《遼史·太祖紀下》的贊語中，簡述了耶律氏的

盟，號為洼可汗，但屈列與可突于都死於李遇折之手，遇折受唐任為松漠都督，不久為聯盟軍事首長涅（雅）里所殺，涅里立李懷秀（迪輦祖里）為阻午可汗，唐玄宗天寶四載（七四五）以李懷秀為松漠都督。此下契丹聯盟的領袖是胡刺可汗、蘇可汗、鮮質可汗、昭古可汗、耶瀾可汗、巴刺可汗、痕德董可汗。痕德董可汗時代正當唐末之時，而後耶律阿保機被推為領袖，開創了耶律氏聯盟時期，遙輦氏聯盟也就退出了契丹的政治舞台。

遙輦氏時期的史料甚少，大概自阻午可汗後契丹漸有些許「制度」，如阻午可汗是較有規模的創制者，他設官屬、立制度、教耕織、開發鹽鐵之利等。約略在當時回鶻取代突厥成為草原強權，阻午可汗在接受唐朝的松漠都督的次年，就背唐而投向了回鶻，但仍一面受唐的封任爵官，既受回鶻的封印，也受唐朝的封印，這樣一則可保持在兩大強權間的安全，一則又可由兩大間獲取應得的利益。契丹基本上應是為回鶻的附屬，回鶻設

先世各代的大要，如說阿保機的祖父勻德實（懿祖），教民農、牧生產，部族殷富。阿保機之父撒刺的（德祖），為聯盟遙輦氏的夷離董，「執其政柄」，可知決獄官也可以「決政」的。

阿保機前的叔父述瀾，他屢有戰功，組織部民築城定居，實行農業生活，「已有廣土眾民之志」，這些已足說明阿保機的耶律氏在遙輦聯盟中早就頗有權勢，而且權勢及實力持續擴充。阿保機為夷離董時，在北方草原、南方邊塞都有顯赫戰功，儼然成為聯盟的領導人物。遙輦氏領導的契丹族在對南方勁敵盧龍節度使卻一籌莫展，人馬多飢死，節度使劉仁恭的打擊，使聯盟各部以遙輦氏無能，於是推舉了聯盟新的領導人——耶律阿保機。

阿保機建國的時間正是南方中原的五代時期開始之時（九〇七），契丹或遼國歷太祖、太宗、世宗、穆宗、景宗、聖宗、興宗、道宗、天祚帝，共歷九朝。

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史系教授